

創 造 詩 叢
編 主 家 克 誠

嬰兒的誕生

李 穉 程

群 出 版 公 司 刊 行

0316
5

創造詩叢

嬰兒的誕生

• 有	所	權	版 •
定價	紙版者	著作	主編者
國幣貳圓	詩創造社	李 搏	臧 克 家
		程	

刊行者：

星群出版公司

上海(十二)西門路六〇弄四三號

序

臧克家

新詩，它大踏步的朝前猛進。

許多人被撒在後面了。這些人，他們的生活、觀念、情感，他們對於新詩的看法，由於距離的日趨疏遠而慢慢的凝固，從此他們放棄了新詩，其實是新詩放棄了他們。

迎上來的是朝氣蓬勃的青春，他們是多數的，他們的熱情有如春汛；他們感覺新鮮而尖銳；他們向前奔赴，率真又勇敢；希望從拉滿的弓弦上射出去，帶着耀眼的的光芒，嗖嗖的響聲。

眼前是這樣一個時代。真和假，醜和美，罪惡和正義，自由和奴隸，對照得如此鮮明，如此強烈，彼此在批瀝對方的面頰，而鬭爭的紅血不斷的流。詩人，從而挾取了他們的愛憎和靈感。詩句，血一樣的迸射了出來。在窒息的空氣裏，他們以自己的詩句呼吸，在悲痛的心境下，他們以自己的詩句哭泣；在扼抑的喉嚨裏，他們以自己的詩句怒吼；在生之鬭爭的戰場上，他們以自己的詩句作戰。這一切，全然是從生活達到詩，又轉而把詩投到更大的生活的海洋上去。

我們沒有權力要求一個詩人必須寫那一類的詩，必須用那一種形式去寫，像一個冬烘先生所要求于他弟子的那「八股」窗課；生活是廣闊的，詩是多樣的。只要他的詩句像冬天的爐火使人溫暖；只要他的詩句像春風的和煦使人旺生；只要他的詩句像大海的潮汐，黎明時鷄聲或早號，使人奮勇、鼓舞；只要他的詩句像放出去的一隻信鴿寄托了善良、溫暖，向上的一顆真心……

爲了以上的種種，却不敢說符合了這種種，我們乃有了這個小小的詩叢。這十二位作者，年齡、職業，各不相同，而彼此大半陌生，詩，把他們聯繫在一起，我們希望它能够聯繫起更多的人。生活是多方面的，詩的風彩也就各異。一個人，讓他照着自己的方式生活去吧，照着自己的方式寫詩去吧，在個性被扭歪的地方，人和詩便不復存在了。

薄薄的本子，正像我們卑微的心願。投出去的只這麼一點點，希望收回來的却很多呢。現在，讓我把這「嬰兒的誕生」的作者作一個淺略的介紹：

只要檢看一下目錄上的標題，就會明白李搏程是怎麼的一個人，他的詩是怎麼的一種詩了。窮困的農民和勞苦的工人是他的形象。而重要的還不僅是這個適合于他自己的題材的選拔，而是他給予這些命運卑微而生命崇高的同胞們的那無限洋溢的同情。他沒有喊叫反抗，他只寫出了他們的生活情景，然而每一個句子却是一個有力的控訴。他的詩樸素極了，讀上去，像秋陽炙在背上一樣的溫暖，多人間味呵。

一九四七年九月十三日早於滬

編主家克臧  叢書建創

生誕的兒嬰

著 程 搏 李

聽潮	一個農人的死	血	最後的一升糠	給一個牧童	拉牽	淚與笑	嬰兒的誕生	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行刊

司公版出群呈

海上

• 1 9 4 7 •

笑

你從山那邊走上山頂，

我看見你的傘，

我看見你的臉，

我看見你

站在一顆大樹前，

你從石板路走下山；

我看見你的臉

襯着你的傘，

你的傘

襯着灰色的天，

你左手提着一捆草，
肩頭搖着兩條紅小辮。

你望望霧濛濛的天：

望望乾枯的稻田，

再仰起臉

承受着雨點，

你笑了，

你笑得那麼自然，

（好久沒有這麼笑過了。）

你的笑是一朵花，

滋潤這朵花的

是那從一根根傘骨

吸收來的雨點。

你帶着笑，

默默地

走過我的身邊，

我想向你說一聲：

「今年的收成一定好。」

你已經走到了前面，

你順着田坎，

走進了牛棚，不見。

我回頭

再望望這空曠的原野，

和金黃的稻田，

細雨像一片青煙，

浮在田間。

嬰兒的誕生

當西北風搖着屋頂，
當白雪打着窗櫺，
當寒冷輕叩着板門，
那初臨的生命，
帶着酸辛，
啼出他的第一聲。

這裏：

兩張破牀，
一條矮凳，
一把鋤，

一副犁，

一座土灶，

一盞油燈。

這裏

沒有溫暖，

沒有歡欣，

沒有幸福，

沒有寧靜。

一位白髮的婆婆

守着兒媳，

以眼淚

以歎氣，接受

一個嬰兒

誕生。

淚與笑

• 6 •

燈下，

你細數着酸辛，

你要等候十年沒有見面的人，

（他早經帶着槍躺下了，

鐵的事實，你信不信？）

眼圈紅了，

黑長的睫毛

承不住一滴淚珠——

掉下了，

濕透那一封

無法投遞的信。

月下，

你細數天上的星星，

你看到那牛郎

隔河望着織女，

我說那是你未歸的人，

你望着那顆星出神，

你笑了，

那笑意出自你的眼睛，

睫毛承不住你的笑，

笑，跌落在你的面頰，你的嘴角……

笑，帶着一滴淚，

跌落到你的心。

拉鍊

繩索陷進肉裏，

兩肩壓彎了腰身，

右手癢地幫着右腿蹬，

要掙斷繃緊的纜繩，

要掙出鮮紅的心。

唉啊——唉啊——唉啊

痛苦牽成一條線，

像無盡的江水，

流，流到天邊。

肉在身上跳躍，

全身暴起了青筋，

汗水從第一個人頭頂

流到最後一個人脚跟，

淹沒一個個脚印。

唉啊——唉啊——唉啊——

汗水流成一條線，

像無盡的江水，

流，流向天邊。

哀號直到日落，

繩索牽回了人羣，

又挨過一天的苦痛，

又送走一天的旅程，

黑夜帶來了鼾聲。

呼——呼——呼——

舂聲像卸不完的重負，
隨着無盡的江水，
流，流向天邊。

一九四三·五·二·

給一個牧童

天剛亮，

我看見你

吆牛在小山旁，

你揚一揚竹鞭，

揚起東方的太陽；

再犇一犇身軀，

跨到牛背上；

然後，

你打個唿哨，

踏着帶有露珠的青草

在原野裏逍遙。

你，十三歲的孩子，
頂着一個受苦的命，
一家人，
有受不完的苦辛。
一方田收不到兩擔穀子，
只攤到八斗有零。
什麼捐，什麼稅，
逼得你爺爺哭着說：
「我只有一條老命！」
你會爲受不了
一天兩頓紅苕湯，
哭着在地下滾。
寒冬，